

# 《旅行之木》摘录——回顾2022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探险之旅

 朱俊帆 2023-07-23 14:11:25 江苏

2022年8月在阿拉斯加的19天休假一直萦绕在脑海，激动的心情仿佛一切美好故事都发生在昨天。在阿拉斯加发了好多好多朋友圈，忘记了尘世甚至忘了给这本书记摘录。直到2023年7月在国内买了星野道夫的三本书《旅行之木》、《魔法的语言》、《森林冰河与鲸》，跟家人说起当年在遥远的阿留申群岛、乌纳拉斯卡的往事，在四天三夜慢船上的历险与相识的有趣驴友，这才惊觉豆瓣书评居然都没留下我的足迹。（？？）正好现在在回国休假，在家人陪伴、看看书的同时又回到豆瓣来整理心情、感悟人生。

今年旅行热炒店的主厨Jerome《美国后巷》出版，我还写了一点书评，读他【阿拉斯加】一章，颇有星野道夫《旅行之木》的遗风。他居然去了巴罗，Dalton Highway我一直不敢开，希望下次搞一波。夏至北极圈因努皮亚克人的弹跳祭典，极富部落仪式感和人情味。当地人坐飞机去城镇采购，让我想起在Tustumena号阿留申轮渡的奇妙旅行，当地人称这艘船乃是floating restaurant。阿达克岛，冷战末期的时空胶囊，“岛主”把留在岛上的家具被称为Home Depot、主厨的麦当劳遗址考古、国家森林公园原来是圣诞树林——看到这里还真有点《The Last of Us》S01E03 世界最后仅剩的一个人的村庄的味道。能跑到远眺俄罗斯的圣劳伦斯群岛真的很酷，滞留在那让我想起我滞留在云雾深锁的乌纳拉斯卡当时的无奈彷徨，感同身受。

或许是被《绝命毒师》Pinkman最终的归宿海恩斯所吸引，被美国最后的边疆迷地神魂颠倒，即将出行前的一个月在芝加哥北郊纽伯里图书馆的二手书跳蚤市场买到了心爱的阿拉斯加画册（超厚重）。而这些都是我读《旅行之木》的伏笔，也是心潮澎湃的Homer—Unalaska漂流的前奏。《旅行之木》陪伴我，在白令海北太平洋上漂流的那艘奇妙轮船上，在苏厄德-波蒂奇-阿克雷奇-迪纳利-费尔班克斯-北极圈等等一路上勇闯天涯的旅程中，我最喜爱的阿拉斯加旅行文学。

## 摘 录

“人间风景的妙处，在于我们的人生都以某个共同点立足于同一片赛场上。这句话里的“共同点”，就是“想把仅此一回的人生活得更好”的愿望。而“妙处”，则是从这个共同点出发，朝四面八方分化而成的活法所独有的无限多样性。”

我实在无法想象，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那一天”之前，这片山谷是被葱绿的森林覆盖的。自然暗藏着人智无法企及的力量，有着将不懈积累起来的一切归于虚无的意志。莫非“自然”是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的东西吗？

望着暮色迟迟不降的山谷，那个遥远夏日的记忆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然而，痛苦的记忆也在名为岁月的万华镜中不知不觉便成了让人怀念的回忆。有点起风了，太阳即将沉入卡特迈山的山肩。

那是让我们暂时忘却人类的日常生活，无关悲喜的另一种时间的洪流。

“百年前在阿拉斯加留下了足迹的人如此说道：“年轻时别去阿拉斯加，到人生的尾声再去吧。”言外之意，要是早早去了阿拉斯加，你就会觉得其他世界太小了，不够味。倒不是说大的自然就一定好，小的自然就一定不好，只是我不由主地想起了遥远过去的旅行者说过的这番话。”

从原野远眺群山。雪原的脚印。

雨越下越大。在茂密的森林中，雾气如活物般在树木间游动。山上的冰川也许已经化成了雪。我任雨点打湿身体，感受着来自遥远异国、奔腾不息的温暖海流的气息。

白夜季节，红日只会西斜，却总也不落山。

夜晚的冰川，寂静得仿佛结冻了一样。

雪崩的声音传入耳中，也许是某处的冰壁崩塌了吧。片刻后，波涛般的轰鸣平息了，好几块石头在岩壁裂开的响声也消失在了黑暗中。

天上有无数颗星星在眨眼睛。宇宙的沉默笼罩大地。为什么猎户座在阿拉斯加的夜空会显得那么大的呢？左上角是参宿四，右下角是参宿七。把北斗七星的勺子柄拉长5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

“此处是在阿拉斯加山脉南侧铺开的鲁斯冰川之源。沐浴残阳直至最后一刻的麦金利山，如今也已化作黑色的剪影，沉入环绕四周的群山峻岭中。那是大自然一手缔造的圆形剧场，气势恢宏，只由雪、冰与岩石组成……月光将顺着岩壁垂落的冰染成蓝色，天象仪似的星空是那么近，仿佛轻轻一跃，就能去到那个世界一般。”“我仿佛置身于宏大的自然剧场，成了宇宙歌剧的唯一观众。我是多么想与人分享这一刻啊。”

“我们一天天地活着，而就在同一个瞬间，另一种时间也的确在缓慢地流动着。能不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用内心的角落惦记着这一点，必定会带来天壤之别。”

人类的历史在没有刹车的状态下，在看不见终点的迷雾中一路狂奔。但人类今后若想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许会再一次迎来必须拼命缔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话的时代。”

“灰色的白令海，阴沉的天空，穿过云层的阳光好似竹帘，还有那座孤零零的爱斯基摩村庄……起初，吸引我的也许是照片的神秘感。可渐渐地，我便对村庄本身产生了兴趣。

为什么人非要住在这样的天涯海角呢？那是何等荒凉的风光啊。杳无人烟，每户人家的形状却清晰可见。生活在那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又是怀着怎样的念想生活的呢？”

在告别基斯卡的前夜，乔治找到我说道：

“道夫，前些天在悬崖上忘了跟你说了。当年，我被基斯卡的荒凉风景深深吸引，也画了不少画，可我偏偏没有注意到脚边的小自然。苔原上的小花、随风摇曳的小草、绝美的青苔……50年后再次回到这里，我才注意到它们。嗯，我只是想把这句话说给你听罢了。”

“人生遍地是际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却永远都不会邂逅。这种本源的悲伤，其实和“人与人邂逅的无限神奇”是一回事。”

所谓人生，所谓邂逅，说到底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却是旅行将它们的本质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的眼前。

在遥远的异国，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怀着形形色色的价值观，走过与我们相同的一生。换言之，那次旅行让我第一次以客观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出生长大、度过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一点意义非凡。因为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仍然被活在阿拉斯加的多种多样的人所构筑的风景所吸引，重复着与当年相同的过程。

“所有的物质都是化石，所遇的过去都不是仅此一回的过去。在风包裹身体的那一刻，你大可告诉自己，那是古老的故事吹来了。因为风才是柔软得教人难以置信，却又货真价实的化石啊”

“我们总是怀着共通的向往——陌生而遥远的土地，生活在那里，有着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的人，连人类的智慧都奈何不了的自然神力……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朦胧的梦，那就是“有朝一日要亲眼看看那样的世界”。中亚的探险家、赫定、西普顿、阿尔谢耶夫……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偶像。尤其是他们背后的沙漠与高山，还有无边无垠的大河，让我们对大自然的惊奇产生了无限的兴趣。”

“与日常生活平行，却暗藏于深处，无法为肉眼捕捉到的某种东西，能撼动自身存在的某种真真切切的东西……我们想要追寻的，就是这“另一种现实”吧。自然也好，人的生活也罢，我们寻寻觅觅的都是能照出自己模样的镜子。而且那必须是一面让人怦然心动，又透彻明净的镜子……”

“我还是第一次在夜晚坐塞斯纳飞行。无数星星在周围闪耀。圣埃克苏佩里10的《夜航》（Vol de nuit）里好像也有这样的场景。

“四周的风景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我们就像是漂浮在名为“夜晚”的海面一般。群山、河川、森林……在黑暗中，全世界都只剩下朦朦胧胧的轮廓。那就像是在夜晚的森林中发出阵阵呼唤的猫头鹰，虽然你看不到它，它却会向你诉说许许多多。我们之所以聊得少，肯定也是因为这个。在这一刻，生命变得抽象了，也变成本原的了。”

“到头来，有意义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我们度过的那些无可替代的时间。

拂过脸颊的远北微风留下的触感、夏日的苔原所特有的甜香、白夜的幽明、一不小心便会错过的勿忘我那娇小的身姿……我想暂停脚步，稍稍集中注意力，将那样的风景烙印在五感的记忆中。我想珍惜那些不会催生任何东西，只是白白流淌的时光。我想时时刻刻在内心的某个角落感觉到与匆忙的人类日常生活同步流动的另一种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跟那棵云杉树一样，在各自的一生中日复一日地旅行着。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人类也在更为宏大的时光洪流中永不停歇地旅行着。

这边的柳兰（*Chamerion angustifolium*）已经开始绽放了。等这种花盛开了，阿拉斯加的夏天也要迎来尾声了。再过一个月，极光便会在夜空起舞。远北将迎来又一个绝美的秋天。”

以前的我坚信这片广大的土地是人类未曾进入的大自然，但现在的我有了不同的想法。当我转而寻访那些逐渐凋零的人们，请他们驻足回首，并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之后，我发现眼前这片大地又开始对我诉说截然不同的故事。一直以为这是个渺无人烟而抱着敬畏俯瞰的辽阔原野，其实早就有许多人类来到这里，留下许许多多的传说。

不断更迭的季节，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朝无尽远方逝去的时间之流，不禁惊叹大自然运行时分毫不差的精准度。年复一年，无数次的相遇离别，都徒留无限感慨。每当细数这样的经历，仿佛更能体悟如蜉蝣般短暂的人生。

“我走进了横贯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布鲁克斯山脉（**Brooks Range**），漫步于从未有人涉足的高峰与山谷。我坐皮艇游览冰川湾（**Glacier Bay**），侧耳倾听冰川的摩擦带来的远古的回响。我与爱斯基摩人\*划着爱斯基摩皮筏（**Umiak**，用海豹皮做的小船），在北冰洋追逐北太平洋露脊鲸（*Eubalaena japonica*）。我在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Athabascan Indians**）的村子里见到了极具魔法色彩的夸富宴（**potlatch**）。”

“红崖海湾”位于环抱冰川的连绵山峦坐镇的巴拉诺夫岛（**Baranof Island**）东侧。入口虽然狭窄，但内部是越来越宽的，足有两千米深。”

黄昏时分，我们仰望着红褐色的岩壁，缓缓驶入海湾。随着船只一点点穿越礁石地带，远离外海，别样的世界跃然眼前，仿佛我们刚翻开崭新的书页。

首先扑面而来的是寂静。是能包容万物的寂静。日本铁杉（*Tsuga diversifolia*）、鱼鳞云杉（*Picea jezoensis*）等针叶树一直长到水边，雾气一面与茂密的原生林纠缠，一面跟活物般灵动流淌。

啪哧、啪哧……忽然，白头海雕（*Haliaeetus leucocephalus*）冲出森林，从我们头顶飞过。”

“我正漫步在九月的阿拉斯加原野。这里是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脚下的高山苔原（**Alpine tundra**），一望无际。北国之秋，有着难以言喻的美。”

“每到这个时节，大家都会对去摘蓝莓的人说：“千万别跟熊头碰头哦！”这可不是玩笑话。因为熊和人都会埋头吃果子，边走边吃，连头也顾不上抬。我有时候也会突然反应过来，连忙仔仔细细环视四周呢。

在那样的时刻，我总会想起一本叫《莎莉摘越橘》的绘本。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在秋天上山摘树果的母女。女儿莎莉跟在母亲身后，一门心思地摘，走着走着，竟和母亲走散了。就在同一天，熊妈妈也带着小熊上山吃果子。不一会儿，小熊也因为吃得太专注跟丢了母亲。不知不觉中，莎莉跟着熊妈妈走了，而小熊却跟着莎莉的妈妈走了。在阿拉斯加，这本绘本描写的故事可是很有现实感的。”

“此刻，我独自来到了鲁斯冰川（**Ruth Glacier**）。

它是源自麦金利山南侧的冰川之一，也许称得上阿拉斯加山脉中最美的山域。冰川本身的美自不用论，周围的针峰2群更是具有压倒性的魄力。宛如一整块岩石的花岗岩壁、冰川崩裂的断面所呈现出的深蓝色、巨大冰隙的形状……这里没有活物的踪迹，也没有绽放的鲜花，无机的风景仿佛将来到这里的一切拒之门外。”

“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一番话。

“我们需要一个神圣的地方，名为‘时间’的墙壁在那里消失，契机在那里显现。那个地方能让我们纯粹地体验原原本本的自己，体验自己未来的模样。这是创造性的孵化场。我们会将自己居住的土地变成拥有深刻灵性含义的地方。”

昨晚是个满月之夜。月亮从被称为**Moose Tooth**（驼鹿牙）的巨大岩峰的肩膀缓缓升起，在整座冰川洒下朦朦胧胧的光，四周的群山又将影子投射在冰川上。在只有岩石与冰块的无机世界，孤狼漫步远行的夜晚的确存在过。

“赤道的落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在阿拉斯加，太阳几乎是以水平的路径慢慢落下，但加拉帕戈斯的太阳会迅速沉入水平线，于是世界便在一瞬间迎来了黑夜。”

“远北的夏天比较干燥清爽，不太会出汗的。

此刻，我来到了库钦印第安人（Kutchin Indians）的（老渡鸦）村。村庄坐落在从加拿大北极圈流向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波丘派恩河（Porcupine River）畔，紧挨着国境线，已经属于加拿大那边了。这条远北的绝美河川将在下游汇入阿拉斯加一侧的大河，育空河（Yukon River）。”

“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创世神话中的渡鸦是拥有某种魔力的神奇之鸟。据说这个世界就是它们一手创造的。它们起初创造了一个没有痛苦与丑陋的幸福世界，但不知不觉中，这种完美让渡鸦感到了厌烦，于是它们就把世界变得不完美了。而人类也是渡鸦带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的造物”之一。不过话说回来，这村子的名字也太妙了吧。”

“电影中的萨尔茨堡风光当然会让人过目不忘。童话般的古城街景，环绕四周的阿尔卑斯群山……世上居然还有那么美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儿时受到的震撼。

我坐早班列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一路上远眺莱茵河的风光，穿越阿尔卑斯的山谷，抵达萨尔茨堡时已是深夜。当朋友的车载着我沿着流经市内的盐河（Salzach River）行驶时，古老的霍恩萨尔茨堡要塞城堡（hohensalzburg salzburg）浮现在夜色中。对来自阿拉斯加的我而言，那就是异世界的景色。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知识，而是俨然存在于眼前的风景。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可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样的景色一定会在某个方面影响人类的思想。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它应该能让我们下意识地感觉到那种肉眼看不到的时间洪流吧。

“红日西斜，农场因家家户户升起炊烟变得朦胧。少年孤零零地坐在秋千上。在那之后，他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夜晚呢？

在农场的仓库前，两个青年扛着锄头聊天。他们究竟在聊什么呢？

还有在淡淡的暮光中，赶着马儿耕地的老夫妻的剪影。一如中世纪的风景画。

我们曾对人类的进步史坚信不疑。而此时此刻，我们逐渐察觉到“进步”所包含的阴影，呆若木鸡，驻足不前。然而，我还不知道阿米什人到底在向我们诉说些什么。”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又吉老爷子扛着他最爱用的破旧村田枪，来到了直行先生位于原野的家，与他共度了难忘的一夜。他喝着烧酒，红着脸颊，讲述猎熊的故事，又借着微醺的酒劲唱起了阿伊努人的摇篮曲。那写满哀愁的旋律，给直行先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那一刻，老爷子仿佛变成了孩子们眼里的来自神话世界的使者。”

“……载着棺材的手拉雪橇，在数人的守护下被拽往能看到太平洋的原野墓地。我目送他消失在雪原的彼方，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只有寥寥数人送葬……没有任何家当的房子失去了主人，空荡荡的，显得格外清冷。泥地间的钉子上，还随意地挂着又吉老爷子心爱的破旧村田枪。一看到它，强烈的悲伤终于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我策马穿越雪原……老爷子生前经常迈入流淌在原野的河（ヌプカベツ）。双子峰（オムシャヌプリ）的尖顶以逆光的晚霞为背景，倒映在水面闪闪发光。原野（ヌプカ）之星坠地了。”

我念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样的世界肯定已成过往。”

“沿着富兰克林坡往上走，在第二条马路左拐，便是一家名为“瞭望台书店”（Observatory Books）的旧书店。

这座城市的坡可真多。陡峭的海岸山脉就矗立在背后不远处，眼前则是峡湾的海面。在19世纪末的淘金热时代，这一带的山谷也找到了金子，于是人们便在“趴”在巴掌大的山坡上，建起了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这里依然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飞机与船是唯一能联通内外的交通工具。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城，就是阿拉斯加州的首府，朱诺（Juneau）。

“不过找遍全美，大概都找不到第二座如此绝美的首府。从上空俯视，你便会看到紧压着大地的山岳地带中有着恢弘的冰原，其中有一支冰川近得仿佛要流进城里一样。而在相对较低的群山与山脚下，是茂密的原生森林，不留一丝缝隙。来自大海的潮湿大气与海岸山脉相撞，带来了每年4000毫米的降水。就是充沛的雨水，缔造了这个森林与冰川的世界。而带来潮湿大气的海流，就是从遥远的日本出发，流经阿留申（Aleutian），在北太平洋划出一道弧线，再流向阿拉斯加南部的黑潮。

当年构筑起图腾柱文化的两个印第安部族，特里吉特族（Tlingit）与海达族（Haida）究竟是如何来到这个被险峻的山峦、广阔的冰川地带与密林隔绝的世界的呢？他们与住在北冰洋沿岸的爱斯基摩人，还有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也有明显的区别，在阿拉斯加原住民中享有独特的地位，是一群非常神秘的人。

瞭望台书店敞开着大门。上了年纪的狗一如既往地睡在门口。它的耳朵已经很背了，就算有客人要进门，它也不让道，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充耳不闻车喇叭，走自己的路。“所以我得一直看着它呀。”——迪伊如此说道。她是旧书店的老奶奶，也就是这家店的女主人。”

“让我牵肠挂肚的，是一艘幽灵船（Ghost Ship）。在18～19世纪，以捕鲸船为首的各路船只经白令海（Bering Sea）驶向北冰洋。半途遇难的船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些说不定是被结冰的海面夹坏的。随着冬天的临近，海上的冰在相互碰撞的同时不断变大，最后化作冰原，将海面完全盖住。据说有一艘18～19世纪的船在这个过程中被挤上冰面，送往无穷无尽的北极海流，至今仍在海上航行。

每隔10年，不，大概每隔20年吧，那艘幽灵船会驶过爱斯基摩村庄所在的北冰洋沿岸。村人们聚在海边，目送那艘神秘的船缓缓通过。孩子们总会听到父母的叮嘱：“千万别靠近那艘船……”

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从爱斯基摩长老那儿听来的。可世上真有那样的幽灵船吗？”

“哦，你说的那艘船叫“贝奇莫号”。我记得它好像是19世纪的捕鲸船。书店的藏品里应该还有它在七八十年前出现在诺姆（Nome）岸边的照片。我去找找看哈。”

迪伊走进里屋，不一会儿便捧着许多相簿回来了。

这些照片都是当年住在诺姆村子里的白人拍的。大部分拍的是当时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但我记得里面有“贝奇莫号”的照片的。是一张4寸的小照片呢。浑身都是冰的幽灵船就在海边。”

我有点不敢相信，只能陪着她一起翻老相簿。无论是谁的照片，拍得怎么样，七八十年前的阿拉斯加的相簿都是宝贵的史料。而且这些照片拍摄的还是生活在爱斯基摩世界的人，价值就更不用说了。迪伊平时也会出于自己的兴趣，搜集一些和生活在阿拉斯加的人有关的相簿。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看。就在这时，我的视线被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住了。照片的主角是一对夫妇，旁边有架小型飞机。我只觉得丈夫的长相格外眼熟。

“那是林德伯格呀。因为飞越大西洋成了世界级名人以后，他带着妻子飞来了阿拉斯加，那就是当时拍的照片。”

船员们被海流冲出了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后来又换乘了好几艘异国船只，去了夏威夷、堪察加（Kamchatka）和阿拉斯加的锡特卡（Sitka），足迹遍布世界。阿拉斯加当时还属于俄国，而锡特卡正是阿拉斯加的首府。

“自远古时代起，流转于北太平洋的海流仿佛是在寻找出口一般，一直在转圈。在沿日本东岸北上的同时，海流的一部分穿过白令海，剩下的主流则会化作黑潮，流经阿拉斯加南部，然后划出一道弧线，南下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之后会有部分海流朝东边的夏威夷方向冲去，逐渐失去明确的方向。但主流会朝着赤道继续南下，径直冲向关岛和中国台湾，接着重新北上，通过日本的东岸。

有史以来，有多少船只因为失去了船舵与风帆，被这股强大的海流——黑潮冲走，从此再无消息？”

“特里吉特族的一位长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一群人被海流冲到了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西南边的多尔岛（Dall）。他们被称为‘韦舒沙雅德’（这个词的意思貌似是某种特别古老的生物）。据说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塔克韦德氏族（Teikweid clan）的祖先。”

氏族是某种类似于家族的东西。拥有图腾柱文化的海洋印第安人坚信他们的祖先是各种动物的化身，并根据代表氏族的动物构筑起了复杂的阶级社会。其中，狼与渡鸦是两大核心氏族，而塔克韦德在特里吉特印第安人的狼氏族中是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分支。许多长老坚信，塔克韦德的祖先是来自大海的异邦人，也是第一批定居在这条海岸线的人。换言之，他们认为异邦人比那些为了丰富的海产从内陆地区迁徙过来的本土印第安人更早到达这片土地。后来，两拨人融为一体，然后才分化出了特里吉特族与海达族。”

“出门一看，外面下起了雾雨。我沿着富兰克林坡往下走，恍惚地想着幽灵船。突然，之前从没关注过的一件事绽放出了光芒。海滩寻宝（Beachcombing）——生活在阿拉斯加海岸线上的人跟我提过很多次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后，他们喜欢在傍晚时分去海边散散步，顺便找找被冲上岸边的漂流物。他们要找的不是寻常的破烂，而是从遥远的世界一路漂来的神秘漂流物。据说风暴过境后的海滩寻宝尤其有趣。最让我惊讶的是，漂流物几乎都来自日本。其中最为珍奇的竟是日本渔民用的大号圆形玻璃浮标。得意洋洋地拿捡到的浮标给我看的人不知有多少。可我当时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随便看了两眼。殊不知那些浮标背后，也许隐藏着恢弘的故事……

“此刻，我们身在流经北极圈布鲁克斯山脉的康加库特河上游。沿着这条河顺流而下，就能到北冰洋了。

“好像是在5年前吧，我们在北冰洋沿岸飞行时，邂逅了几乎要将苔原完全覆盖的驯鹿大军。我们只能呆呆地俯瞰数十万头驯鹿在人类尚无法触及的原野旅行的风景。

“我们现在看着的，是跟一千年前……不，是跟一万年前一模一样的世界啊。”

在旁边驾驶飞机的唐如此喃喃道。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从我的耳机传出来。

我们还一起屏住呼吸，在白夜的苔原观察一头追逐鹿群的孤狼。那也是与远古时代别无二致的风景。不为人类服务，也不为其他东西服务，只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呼吸的自然的模样，总能让我们万分感动。”

“一天傍晚，我们遇见了一小群座头鲸。我们坐着小船，慢慢跟在一边喷水一边前进的鲸鱼身后。两边离得那么近，我们甚至能感觉到鲸鱼呼出的气。多么震撼人心的风景啊。四周尽是冰川与茂密的原生林，在悠久的时光大潮中，所有的自然元素和谐共存，生生不息。朋友靠着船舷，沐浴着徐徐微风，目不转睛地凝望大力前行的鲸鱼群。

就在这时，一头鲸鱼跳出了我们眼前的海面。巨大的身躯飞上半空，静止片刻，又沿原路落下，把海面生生炸开了。那画面是如此震撼，仿佛电影中的慢动作镜头。

不一会儿，大海重归平静，鲸鱼继续强有力地游动，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行为被称为“鲸跃”（breaching），我见过好几次，却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人类总想要“解释”动物的每种行为，但我们到头来还是无法理解鲸鱼到底想通过这种行为表达什么吧。它也许只是想感受一下海面的风，也许只是想随便跳起来试试看罢了。”

“据说这座岛上的居住遗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千年前。再过个50年，经历过神话时代的最后一批图腾柱便会在森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雕刻在图腾柱上的民间传说如梦似幻，不知道哪里到哪里是人类的故事，哪里到哪里又是动物的故事。但那也许是他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凭本能一手缔造的，能长久保持活力的智慧。与此同时，那也是我们已经丧失的力量。

“我来到横贯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布鲁克斯山脉，走进了从未有人涉足的高峰与山谷。我坐皮筏游览冰川湾，听到了冰河的嘎吱作响。我与爱斯基摩人划着爱斯基摩皮筏，在北冰洋追逐过北太平洋露脊鲸。我为驯鹿的季节性迁徙而倾倒，年复一年追踪它们的足迹。我记录过熊一年四季的生活，仰望过不计其数的极光，与狼不期而遇，了解了各种人的生活……一眨眼，14年过去了。光这样我还不满足，甚至建起了房子，想在这片土地扎下根来。

如果当年没在神田的旧书店拿起那本书，我就不会来到阿拉斯加了吗？不，不会的。更何况，一路追溯人生的重要节点，你就会发现人生不过是由无限多个偶然串联而成的，好似对照镜中的无数个倒影。

然而，我的的确确看到了那张照片，也去了希什马廖夫村。自那时起，我的人生齿轮也的确转动了起来，仿佛是在绘制全新的地图一般。

“塞斯纳从阿拉斯加南部的亚库塔特（Yakutat）村出发，沿着海岸一路向东。冰川流出宏伟的费尔韦瑟山脉（Fairweather Range），直接汇入太平洋，绵延数百千米的狂野海岸线。我们究竟飞跃了多少冰川？”

“我的目的地是一座偏远的海湾，利图亚湾（Lituya Bay）。我早就想去那里走走看看了。曾几何时，有一位隐士定居在那片海湾。在阿拉斯加的历史中，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独自一人在利图亚湾生活了22年罢了。从某种角度看，他也算是留下了一段小小的历史吧。毕竟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白人定居在那长达数百千米的海岸线上。我一直对他抱有浓厚的兴趣。

移居这片土地之后，我比原来更关心阿拉斯加的历史了。人们缘何来到阿拉斯加？又在阿拉斯加度过了怎样的一生？……这些事让我倍感好奇。在我看来，任时代如何变迁，一个人的一生要承揽的难题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定是对这位隐士产生了某种亲切感。

“吉姆总是为他人着想。无论来到这片土地的是谁，他都会慷慨相助，热情款待。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说纽约有些孩子缺衣少食，只能去翻垃圾箱。他竟思考了整整一个冬天，想把利图亚湾的鱼和山羊肉给孩子们送过去……”

“对吉姆而言，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诞晚餐了。他会提前好几个月准备起来，还把在秋天囤的蓝莓和草莓拿给我们看。到了圣诞节晚上，他便把烤鸭和14种派摆在桌上，独自享用大餐……”

不过话说回来，人类这种生物可真是特别，每个个体都能走过各不相同、充满多样性的人生。吉姆来到阿拉斯加之前的人生尽是谜团，只知道他出生在俄亥俄州，发过三次财，但因为事业失败失去了一切。在1939年3月

23日，吉姆·哈斯科罗夫与世长辞。次年，沃什本将他与吉姆的回忆刻在碑上，埋在利图亚湾的小岛岩石下。吉姆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可不知为何，这个名字竟沉淀在了我的记忆中。”

“引擎一熄火，传入耳中的便只有太平洋的涛声了。沙滩上有一串不太明显的脚印，是熊留下的痕迹。沿着脚印一路往前走，便是一片岩石嶙峋的山坡，视野很是开阔。吉姆生活过的小岛尽收眼底。环抱冰川的费尔韦瑟山脉耸立在前，不愧是5000米级别的高峰，美得教人惊叹。也许伊甸园与危险总是相生相伴的。

我也想看一看吉姆独自欣赏了22年的风景。虽然我们生在了不同的时代，却都是为了寻求某些东西来到阿拉斯加的人，所以我也想碰触一下这位同路人的一生。此生的目的不过如此。吉姆为什么会做出定居利图亚湾的决定？事到如今，我们已无从考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只能走过各自的人生。但我唯一确定的是，当他划着小船，驶入这片天涯海角般的海湾时，利图亚湾的天气一定是晴朗的。就跟今天一样，是个无限宁静祥和的日子。”

“我在梦中感觉到白令海翻腾的波浪，睁开眼睛。隶属于美国海军的吉米特号正行驶在锁链般的阿留申群岛。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基斯卡岛（Kiska）。这片不断孕育低气压的海，在某份官方文件中被形容为“全球最糟糕的海域”。我们的船也在深夜遭遇了小风暴，好不容易在早晨来临之前驶出了风暴地带。

走上甲板一看，基斯卡已近在眼前。在阿留申群岛见不到一棵树的原因，恐怕就在于那呼啸不止的烈风。岛屿上方笼罩着雾气，但时不时有阳光透过云层洒下。在阿留申，这已经是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了。”

“那是阿留申难得一见的晴天。大家各自享受平静的时光。乔治独自来到悬崖的草丛，摊开画布。他本就喜欢画画，据说在战争结束后，他还在故乡的大学教过美术。我也坐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沐浴夏末的阳光。基斯卡湾闪闪发光，战争仿佛只是一场梦。

“在您的人生中，战后的日子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呢？”

“白头海雕乘着上升气流悠然飞舞。这座北太平洋的孤岛是全球仅存的海鸟繁殖地之一。我想起了乔治之前提起过的一位战友。他特别喜欢鸟，驻扎基斯卡的时候，他也是埋头观鸟，不务正业，以至于被军队开除了。但战争一结束，他就立刻以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研究员的身份回到了基斯卡。政治与社会都在迅速变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唯有个人的梦想与人类的文化能顽强地保留下去。

“1977年，那是我移居阿拉斯加的第一个夏天。当时，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汤普森海角（Cape Thompson）。那是一座朝白令海突出的半岛，仿佛天涯海角。我是和鸟类学家戴夫·罗塞纳一起去那边调查海鸟了。

崖海鸦（*Uria aalge*）、三趾鸥（*Rissa tridactyla*）、角海鹦（*Fratercula corniculata*）……汤普森海角的悬崖是阿拉斯加北极圈最大的海鸟繁殖地。悬崖的一角有金雕（*Aquila chrysaetos*）的巢，于是我们便坐橡皮船来到海面，每天用望远镜观察雏鸟的成长。某天傍晚，我们正要回大本营，却发现小船旁边出现了一条正在喷水的灰鲸（*Eschrichtius robustus*）。现在回想起来，那着实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回忆。话说回来，我第一次见到驯鹿群，也是在汤普森海角呢。能在汤普森海角度过移居后的第一个夏天实属幸运。因为那是距离“有人造访的地方”最远的地方，这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第一次旅行中接受了阿拉斯加的洗礼。

“在汤普森海角听戴夫讲完这个故事的整整一年后，我才把自己最爱的阿拉斯加动物学经典巨著《北国的动物们》（*Animals of the North*）的作者与比尔·普洛伊格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一本单纯的“生物学”书籍，作者简直把阿拉斯加的自然写成了动人的故事，堪称名作。再加上这本书当时已经绝版了，我更是将它视若珍宝。

本书的第一章始于“旅行之木”。在早春的某一天，一只红交嘴雀（*Loxia curvirostra*）停在鱼鳞云杉上。这种鸟向来爱糟蹋食物，在啄食的过程中，一颗幸运的云杉种子开启了它的奇妙旅程。它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来到河边的森林，生根发芽，不知不觉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在漫长的岁月中，河水逐渐侵蚀森林。久而久之，那棵云杉站在河边的时代来临了。一年春天，冰雪消融带来的洪水卷走了这棵大树。它顺着育空河一路漂流，最终被冲进了白令海。而北极海流又把这棵在阿拉斯加内陆的森林诞生的云杉送到了遥远的北国苔原地带的海岸。在没有大树的苔原世界，被冲上岸的树成了显眼的地标，也成了一只狐狸用气味标记地盘的好所在。在一个冬日，一个爱斯基摩人循着狐狸的脚印找了过来，在树边设了陷阱……一棵云杉树的漫长旅行，在原野民宅的火炉中画上句号，但是云杉在燃尽后的大气中脱胎换骨，开启新的旅程……整本书散发出的远北气息，不知为何我对阿拉斯加大自然的憧憬添了几多柴火。”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一旦望着教室窗外想起这个计划，我便会觉得浑身发烫。在大洋彼岸的那片土地，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冒险等着我。我只想冲破包裹着日常生活的那一层宛若糯米纸的皮膜，亲手碰触名为“世界”的东西。

我甚至在心中选好了同行的旅伴。在临近毕业典礼的某一天，我约他在校园的角落见面，将整个计划和盘托出。那是我酝酿已久的计划，那一天也本该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谁知，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有意思！咱们去定了！”——本该这么说的朋友竟呆若木鸡，毫无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他会那样也是在所难免，只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有多失望，仿佛浑身的力量都被抽走了。那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

升上高中以后，我一边打工，一边慢慢攒钱。我还通过熟人联系了在国际货船上工作的船员，去横滨港拜访人家，想打听打听船上有没有洗盘子的活可干。当时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一个人去了。因为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父母和周围的人，却没有一个人当回事。毕竟在那个时代，“16岁的孩子独自去美国旅行”已经不是要不要反对的问题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暴行”。然而那时的我虽然年幼，却是动真格的。后来，终于出现了一个愿意认真听我讲述计划的人。那个人正是我的父亲。”

“偏远的港口远离市中心，人烟稀少。眼看着夕暮将至，可我在这里没有一个熟人，今晚也没有能落脚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的安排。接下来是向北走还是往南去，都像掷骰子一样临时决定。今晚无须回到任何一个地方，也没人知道我身在何处……在一个孩子心里，这是何等新鲜的体验啊。我没有丝毫的焦虑与不安，胸口几乎被自由填满，激动得都快要叫出来了。”

“在飞驰于美国平原的大巴里，我见证了一次次日落与黎明。每天都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然后分道扬镳。“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许多人”本是理所当然的废话，可我却觉得这件事格外神奇。

途中，我大幅调整行进方向，去了墨西哥，在游览古代文明遗迹的同时去到了尤卡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的顶端。一天夜里，我在一座名叫梅里达（Mérida）的小城迷了路，怎么走都走不出气氛诡异的小巷。好在有辆警车碰巧路过，把我捞起来送回了住处。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了真切的安全，第一次因为紧张耸肩缩背。”

“抵达终点站旧金山那天，我买了特大号的汉堡包和可口可乐，与自己干了一杯。如果人的心里真有肌肉，那我心里的肌肉一定是饱满而滚烫的。

回顾那段日子，也许16岁这个年纪是太年轻了一些。因为我每一天都竭尽全力地活着，五感都是高度紧张的，可能压根就没有余力好好观察各种各样的东西，并把它们化作自己的血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从没体验过如此有趣的日子。独自远行，带来了与危险背靠背的刺激，也为我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与许许多多人的邂逅。每一天的决定，都引出了全新的经历，让我置身于没有剧本的故事中。那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错过一班大巴，等待着自己的便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然而，那并不是我过日子的现实世界。当我结束旅行回国的时候，等待着我的还是原来的日常生活，是以“日本的高中生”这一身份度过的日常生活。但“了解到世界的宽广”解放了我，让我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在遥远的异国，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怀着形形色色的价值观，走过与我们相同的一生。换言之，那次旅行让我第一次以客观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出生长大、度过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一点意义非凡。因为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仍然被活在阿拉斯加的多种多样的人所构筑的风景所吸引，重复着与当年相同的过程。”

“比尔也当过飞机的领航员。据说战后他曾在南方的甘蔗农场和墨西哥农民一起挥洒汗水，又靠着一双巧手在加利福尼亚成了给帆船制作风帆的工匠。我还听说他一直在上舞蹈课，舞蹈才华也得到了认可，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在纽约登台表演的机会，却因为滑雪意外骨折，只能作罢。比尔也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拿到了植物病理学的硕士学位。

这是何等多姿多彩的人生啊。大多数人都过着“想要取得某种成就”的人生，可比尔的人生是无比随性的，他永远把能量用在当下。这就是他所谓的“顺着自己与生俱来的洪流活下去”吗？因为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只是大家都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早早地抛弃了这股洪流，想方设法要上岸。”

“比尔有一双精力充沛却不失柔和的眼睛，而他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暗藏在眼底深处的严峻与悲哀。他的人生绝非只有欢乐，没有悲伤的康庄大道。讳莫如深的爱子之死，还有因一场意外过上轮椅生活，最后不幸离世的最亲爱的弟弟……看着比尔，我便会不由得想，老去的深度，也许就在于你在人生中面临过多少岔路口，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怀揣着形形色色的悲伤一路走来的。”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种下我的苹果树。比尔的存在，总能让我深思肯定人生的意义。”

“塞斯纳终于抵达了费尔班克斯。我捧在手里的，竟然是一份在阿拉斯加的原野飞行了500千米的“驯鹿汤外卖”啊！我连忙打电话给朋友的女儿。

“珍妮弗，我刚从安布勒村回来。你爸托我带样东西给你。你猜猜是啥呀？”



电话那头的珍妮弗陷入片刻的沉思中。熬汤用的肉，是她的哥哥阿尔宾亲手打来的。汤已经凉透了，但它定能将令人怀念的原野之血注入珍妮弗体内。”

“一头北太平洋露脊鲸喷着水，从冰间水道的那一头缓缓游来。在冰面的营地，每个人都屏气凝神，望着鲸鱼所在的那一点。环绕我们的冰雪世界被染上了神秘的白夜色彩，满月当空。”

“阿拉斯加最美丽的城市一定是锡特卡。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上漂浮着无数岛屿，而这座港口城市就坐落于其中的巴拉诺夫岛上。在19世纪，沙皇俄国统治着这片土地，将其用作皮草交易基地。而当时的锡特卡就是阿拉斯加梦幻般的首府，被誉为“太平洋的巴黎”。在旧金山还是个乡下小镇的时候，锡特卡就不单单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文化中心了，环绕在它四周的森林与湖泊还有远古冰河时代的余韵，风景如画。

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英法联盟的沙俄决定卖掉阿拉斯加。1867年，沙俄便以区区720万美元的价格将包括阿留申在内的阿拉斯加全境转让给了美国。后来，首府的职能被转移给因淘金热兴盛起来的朱诺，锡特卡荣华不再。又过了一个世纪，这座城市便完全走下了历史舞台。然而对我和众多阿拉斯加人而言，它仍是一座教人向往的城市，大家都觉得要有朝一日能去那里住住就好了。迫近海边的茂密针叶林、环抱冰川的群山、喷着水柱游进小岛海湾的座头鲸、烟雨朦胧的街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也仿佛在远古的自然节奏中缓缓呼吸一般。”

“有个男人坐小船去附近的海面打渔，不料竟遇到了一条跟小山一般大的鲸鱼。鲸鱼一个扫尾，把他连人带船掀翻了。男人就这样被抛到半空，然后径直落在鲸鱼背上，骑着它游了好一会儿。

老人们听着这起宛若童话的事件，却毫无惊讶之色，只是带着柔和的表情远眺窗外的大海。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经历过的时代藏在心底，用凝望万象的眼神打量着正要迈向新时代的孩子们。孩子们看似自信满满，却会在某处悄悄回望老人们的时代，生怕自己落下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然而在时光的洪流中，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我们的模样也跟不断变幻的云朵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形状。”

“四周的风景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我们就像是漂浮在名为“夜晚”的海面一般。群山、河川、森林……在黑暗中，全世界都只剩下朦朦胧胧的轮廓。那就像是在夜晚的森林中发出阵阵呼唤的猫头鹰，虽然你看不见它，它却会向你诉说许许多多。我们之所以聊得少，肯定也是因为这个。在这一刻，生命变得抽象了，也变成本原的了。”

“塞斯纳在几次弹跳后停稳了。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花海。远得叫人晕眩的地平线将我们包围，让我们差点迷醉在那片空间的无限宽广中。我们走了起来，走个不停。一头驯鹿都看不到，唯有远北的小花在风中摇曳。明明是司空寻常的风景，但有朝一日定会带着万千怀念回想起这一幕——大家就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吗？那风景也许是随风翻滚的草原，也许是岩石表面的苔藓那不可思议的颜色。明明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却会渐渐沉淀在记忆的深处……”

“爬到山丘的至高点，便能将“万烟谷”（Valley of Ten Thousands of Smoke）的全貌尽收眼底。q视野中在动的唯有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的光与影，毫无活物存在的迹象。好几条深谷已然沉入阴影中，为这个月球表面般的世界增添了几分阴森。

我把帐篷搭在视野开阔的悬崖草丛。某种怜爱之情油然而生。20年前，我的朋友T也是像这样支起帐篷，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吗？坐在铺满火山灰的大地，望着暮色迟迟不降的山谷，那个遥远夏日的记忆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然而，痛苦的记忆也在名为岁月的万华镜中不知不觉便成了让人怀念的回忆。有点起风了，太阳即将沉入卡特迈山的山肩。”

“她带着两位特里吉特族老婆婆现身，带着我一起去森林里摘“恶魔手杖”（Devil's Club，针蓼 [Oplopanax japonicus] ）。恶魔手杖是一种叶片背后有很多小刺的植物，走在森林里，没有比它更让人头疼的了。据说在这片土地的各种草药中，用削去表皮的恶魔手杖茎熬制的茶汤有着最强大的力量。

我拉着老婆婆的手深入密林，很快便发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恶魔手杖。其中一位老婆婆曾身患癌症，被医生判了死刑。可是5年过去了，她还活得好好的，医生直呼这是个奇迹，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她一直在偷偷吃恶魔手杖熬的药，却始终没把这件事说出来。

“……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从小到大，大人都是这么教育她们的：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跟白人讲。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巫术）和语言，一切的一切，都一点点被白人剥夺了吧。据说老婆婆亲眼见过在林子里受了伤的熊把恶魔手杖的茎嚼烂了敷伤口。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事也许真的有过……”

在昏暗的森林中，帕蒂一边帮两个老婆婆给恶魔手杖的茎削皮，一边继续跟我说道：

“我之所以会对草药产生兴趣，多亏了第一次来这里时结识的一位印第安老婆婆的指引。她对草药的了解深得惊人，还用印第安人的方法把那些知识传授给了我。诀窍就在于‘悄悄竖起耳朵’……所有植物都具有某种力

量，要想获取那些力量，只需要悄悄地竖起耳朵，慢慢靠近就行了……”

“锡特卡的美，一定来源于她背后的深邃密林。人们都在内心深处竖起耳朵，倾听着来自远古时代的召唤。”

“且不论原因为何，从下定决心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周围的风光的的确确出现了变化。不，风景明明是一样的，但对于自然和人们的生活都能看得更透彻了，仿佛是有谁取下了夹在中间的磨砂玻璃。

北极圈的苔原长途跋涉的驯鹿大军、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面强劲跃起的座头鲸，还有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我总觉得他们的生命与我短暂的一生有不少共通之处。不光是那些有生命的，就连这片土地的山川，甚至连扫过原野的风，都与我逐渐形成了亲密的纽带。也许在做出那个决定之前，无论我再怎么深入阿拉斯加的腹地，都不过是一个欣赏出色电影的观众而已。

后来，我组建了家庭，妻子来阿拉斯加也有一年半了。她特别爱花，一起外出拍摄时，我们也邂逅了许许多多远北的花朵。那些娇小可爱却顽强盛放在阿拉斯加原野上的野花完完全全俘虏了她的心。她好像也感觉到了，在冬日格外漫长的北国生活中，在短暂的夏季绽放的花朵能给大家的心灵带去多大的慰藉。如果这片土地没有冬天，一年到头都有看不尽的鲜花争奇斗艳，人们对花儿的感情定不会如此强烈。”

“勿忘我在英语里是“forget-me-not”。一想到这种可爱得让人心疼的小花是拥有粗犷自然的阿拉斯加州的州花，我便由衷地欢喜。

“你知道阿拉斯加州的州花是什么嘛？”

天知道我曾用略带骄傲的口吻，向多少人抛出过这个问题。虽然在转瞬即逝的夏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拼命绽放的每一种远北花朵都很美，勿忘我并不是唯一的特例……

话说几年前，我把大本营安在北冰洋岸边。帐篷附近也能看到勿忘我。那里是不折不扣的天涯海角，没有任何人的关注，但它们还是悄悄绽放了淡蓝色的花瓣。”

“我觉得随风摇摆的勿忘我也在向人们诉说，我们不能活在过去，也无法活在未来，只能活在当下。”

“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踏上某段北冰洋海岸。一棵大树被水冲到岸上，而我想要用镜头捕捉停在上面的一只斑鸫（Turdus eunomus）。北极圈的苔原是不长树的，为什么会有一棵树漂到岸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那是一棵顺流而下，历经漫长的旅程来到大海，又乘着海流一路航行，最后在某一天抵达了远北海岸的云杉树。它的树枝不见了，树皮也掉光了，身形笔挺、直冲云天的模样已成过往。但这棵树成了风景中的一处“地标”，也许它不光是一只斑鸫的落脚点，还是北极狐留下气味标记领地的好所在。而且被冲上岸的树木会在缓慢腐烂的过程中为周围的土壤注入营养，说不定有朝一日，那边会有鲜花盛开。如此想来，这棵树的生死分界线就变得愈发模糊了。它甚至让我觉得，也许世间万物都在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

Excerpt From

旅行之木（日本国宝级生态摄影师星野道夫的旅行哲学 犹如树木随波逐流，暂时忘却日常 汇入无关悲喜的另一种时间洪流 理想国出品）

[日]星野道夫

阿拉斯加 旅行 读书 文学 人生

投诉

© 本文版权归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了解版权计划

1人浏览 编辑 | 设置 | 删除

回应 转发 赞 收藏 赞赏